

使命

成仿吾著

上海中華書局

新文學之使命

“文學上的創作，本來只要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麼預定的目的。然而我們於創作時，如果把我們的內心的活動，十分存在意識裏面的時候，我們是很容易使我們的內心的活動取一定之方向的。這不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可喜的現象。”

一講到文學上的目的，我們每每立刻感着一種可驚的矛盾。原來世上的東西，沒有比文學更加意見紛紛，莫衷一是的。有些人說牠是不值一文錢的東西，有些人簡直把牠當做了自己的一切。即在一樣肯定文學的人，都有人生的藝術 *l'art pour la vie* 與藝術的藝術 *l'art pour l'art* 之別。藝術的價值與根本既然那樣搖搖不定，所以我們如把牠應用在一個特別的目的，或是說牠應有一個特別的目的，簡直是在砂堆上營築宮殿了。

然而這種爭論也不是決不可以避開的。如果

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那麼藝術與人生便兩方都不能干涉我們，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爲牠們的奴隸。而且這種爭論是沒有止境的，如果我們沒頭去鬭爭，則我們將永無創作之一日。文學沒有創作，是與沒有文學相等。所以我們最好是把文學的根蒂放在一個超越一切的無用爭論之地點。這與科學家取絕對的靜止點 absolute rest 意義是一樣的。因爲我們從此可以排去一切的障礙與矛盾，而直趨我們所要研究的事物。

文學既是我們內心的活動之一種，所以我們最好是把內心的自然的要求作牠的原動力。一切嘈雜的爭論，只當是各種的色盲過於信任了自己的肉眼，各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譬如對於紅色是色盲的人，只能感到紅色的補色，雖然原來是一樣的白光。如果我們承認光是白色的，那麼，那些色盲的是非，我們可以了悟是他們各人所認識的只限於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原故。我們又可以由他們各人的爭執，約略可以知道白光有些什麼成

分。我們由各成分的性質，又可以確定我們對於全部的見解。這樣研究起來，我們不僅不怕什麼矛盾，而且我們可以征服牠們，利用牠們。

我們既能由一個超越的地點俯視一切的矛盾，並能在這矛盾之中，證出文學的實在，那麼，我們對於我們的內心的活動，便不難看出牠應取的方向，也不難自由自在地使取我們意中的方向了。

我們說文學有目的，或是有使命，是從這些地方說的。

然而文學的目的或使命却也不是很簡單的東西，而且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學之目的，實在說起來，已經離真的文學很遠了。他們不是把時代看得太重，便是把文藝看得太輕，所以我們的新文學中，已經有不少的人走錯了路徑，把他們的精力空費了。我在這裏想由那個根本原理——以內心的要求為文學上活動之原動力的那個原理，進而考察我們的新文學所應有的使命。

我想我們的新文學，至少應當有以下的三種

使命：

1. 對於時代的使命，
2. 對於國語的使命，
3. 文學本身的使命，

而這三種以外，我想却也不必貪多了。

“我們是時代潮流中的一泡，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自然免不了要有牠的時代的彩色。然而我們不當止於無意識地爲時代排演，我們要進而把住時代，有意識地將牠表現出來^a。我們的時代，牠的生活，牠的思想，我們要用強有力的方法表現出來，使一般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有一種迴想的機會與評判的可能。所以我們第一對於現代負有一種重大的使命。

現代的生活，牠的樣式，牠的內容，我們要取嚴肅的態度，加以精密的觀察與公正的批評，對於牠的不公的組織與因襲的罪惡，我們要加以嚴厲的聲討。

這是文學家的重大的責任。然而有些人每每

假笑佯啼，強投人好，却不僅軟弱無力，催人作嘔，而且沒有真摯的熱情，便已經沒了文學的生命。一個文學家，愛慕之情要比人強，憎惡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士，在我們這種良心病了的社會，文學家尤其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一個良心枯萎，廉恥喪盡的時代，一個競於物利，冷酷殘忍的時代。我們的社會的組織，既與這樣的時代相宜，我們的教育又是虛有其表，所以文學家在這一方面的使命，不僅是重大，而且是獨任的。我們要在冰冷而麻痺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搖搖的激震。

對於時代的虛偽與牠的罪孽，我們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砲火。我們要是真與善的勇士，猶如我們是美的傳道者。

「我們的時代已經被虛偽，罪孽與醜惡充斥了！生命已經在濁氣之中窒息了！打破這現狀是新文學家的天職！」

我們的新文學運動，自從爆發以來，即是一個國語的運動。然而由這幾年的結果與目下的趨勢看起來，似乎我們的這個運動，有點換湯不換藥便滿足了的樣子。就形式上論，有人說不過加了一些亂用的標點，與由之乎也者變爲了的底嗎啊。就內容論，有人說不過加了一些極端抽象的語言如生之花，愛之海之類，其實表現的能力早愈趨而愈弱了。

我們新文學的運動，決不能這樣就滿足了。我們這運動的目的，在使我們表現自我的能力充實起來，把一切心靈與心靈的障礙消滅了。表現能力薄弱的語言，莫如我們的國語。多人相會的時候，他們談話的取材，不是些日用的起居飲食，便是些關於時事的照例的唏噓，而這些關於時事的唏噓，便是他們最高尚的話題，與最豐富的表現。如果他們談到了更難的問題，便要感到自己的表現力太薄弱了。

我們在外國文學中所能看出的那種豐富的表

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的文學中，都是尋不出來的。是數千年來以文章自負的國民，也入了循環的衰頹的時代了？還是數千年來的宏富的文章終於不過是一些文字的遊戲？

我們從前的枯燥的生活，使我們的心靈都乾涸了，我們從前的文章，使我們的精髓都焦灼了。這些確是使我們現在的生活與文學貧乏到這般光景的原因，而且是使我們益發感到新文學的使命之重大的。然而我們現在新興的文學究竟如何了？

在這樣短少的期間，我們原不能對於牠抱過分的希望。而且只要我們循序漸進，不入迷途，我們的成功原可預計。然而我們的新文學，不幸於牠的第一步就踏入了迷途了。

我們知道我們的文學，還不可以過於苛求，但是我們一翻現在的出版物，幾於文法清通不令人作嘔的文字都不多有，內容更可以無須多說。這真未免太令人失望了。我們的作家大多數是學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學堂的程度，這固然可以為我們辯解，然而他們粗製濫造，毫不努力求精，却恐無辯

解之餘地。我們現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雖然報紙雜誌堂堂皇皇替牠們登出來，可是在明眼人眼裏，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數還是論不到好醜。最厲害的有把人名錄來當做詩，把隨便的兩句話當做詩的，那更不足道了。大抵年輕的學生不知天高地厚，徒以多多發表爲榮，原是有的，然而我們新文學的真價，便多少不免爲他們所湮沒了。今後我們的作者如仍不對於自己的作品爲更大的努力，我們新文學的真的建設家，恐怕要求之於異代了。

民族的自負心每每教我們稱讚我們單音的文字，教我們辯護我們句法的呆板。然而他方面卑鄙的模倣性，却每每教我們把外國低級的文字拿來模倣。這是很自相矛盾而極可笑的事情，然而一部分人真把牠當做很自然的事了。譬如日本的短歌我真不知何處有模倣的價值，而介紹者言之入神，模倣者趨之若鶩如此。一方面那樣不肯努力，他方面這樣輕於模倣，我真不知道真的文學作品，應當出現於何年何月了。

上述的兩條歧路，還不過略舉其大者。本來我們的先鋒隊中，多不懂文學為何的人物。所以他們最初便把我們帶上了歧路了。聰者覺而知返，愚者迷而失道，歸根起來，真不能不歸咎於我們的前導者。然而現在的作者們自己也應當負全責之一半，而且今後如不早自覺悟，我們的文學，我們的國語，怕暫時不能不停頓於這可憐的現狀了。”

“我們要在我們的語言創造些新的豐富的表現！我們不可忘記了新文學的使命之一部分即存在這裏！爲要不辱這一部分的使命，我們今後要有意識地多多在表現上努力，要不輕事模倣！”

我今要進而一說文學本身的使命了。

不論什麼東西，除了對於外界的使命之外，總有一種使命對於自己。

文學也是這樣，而且有不少的人把這種對於自己的使命特別看得要緊。所謂藝術的藝術派便是這般。他們以爲文學自有牠內在的意義，不能長把牠打在功利主義的算盤裏，牠的對象不論是美

的追求，或是極端的享樂，我們專誠去追從牠，總不是叫我們後悔無益之事。……

藝術派的主張不必皆對，然而至少總有一部分的真。不是對於藝術有興趣的人，決不能理解爲什麼一個畫家肯在酷熱嚴寒裏工作，爲什麼一個詩人肯廢寢忘餐去冥想。我們對於藝術派不能理解，也許與一般對於藝術沒有興趣的人不能理解藝術家同是一轍。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 Perfection 與美 Beauty 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牠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牠所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感與慰安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

而且文學也不是對於我們沒有一點積極的利益的。我們的時代對於我們的智與意的作用賦稅太重了。我們的生活已經到了乾燥的盡處，我們渴望着有美的文學來培養我們的優美的感情，把我們的生活洗刷了。文學是我們的精神生活的糧食。

我們由文學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我們要追求文學的全！我們要實現文學的美！

我在上面把我所覺得新文學應有的使命約略說了。我現在再來添上數言，作為全體的收束。

有人說中國人歡喜趨易避難，所以近數年來，最難的科學少有人學，稍易的哲學便有不少的人，而最易的文學便滔滔者天下皆是了。這種議論本來錯得不成話，然而却也可見一般青年的心理。恐怕不僅說這種話的人與這種話裏面的人相信科學哲學與文學有這樣顯著的難易之差，即我們現在大多數的青年之中有這種誤解的，怕也要占大多數。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固然是自我表現的要求之結果，然而這種誤解至少總有了一點不小的幫助。

科學比哲學難，比文學更難——這種離奇的議論，使我又想起了新文學界的粗製濫造了。我們的青年作者之中，說不定有些人懷了這種誤解，真個把文學認做了一件極容易的事。如果真是這般，

我們的新文學運動真不知將來更要鬧出一些什麼笑話了。

我不能在這裏詳說科學哲學與文學的孰易孰難，我只想在這裏順便警告我們的青年作者幾句：

‘科學決不比哲學與文學難，文學決不比科學與哲學易。

我們要做一個文學家，我們要先有十分的科學與哲學上的素養。

文學決不是遊戲，文學決不是容易的東西。

我們要知道多少文學的作品，是古人用一生的心血換來的——與他們換得一種機關，換得一種原理一樣。

我們要先有充分的修養，要不惜十分的努力。

要這樣我們纔能履行新文學的使命。

真的藝術家

沒有比現在的時代更混亂的！差不多每一件事情都有真與偽的兩方面，每一個名稱都有真與偽的兩實體，甚至於一樣號稱藝術家，也有真的與偽的。我覺得我們現在抽出一點時間來一想什麼是真的藝術家，實是很重要的急務。

欲明什麼是真的藝術家，我們不可不一察什麼是藝術。不過關於這一點，古今的藝術家的議論甚多，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了事，我只在這裏引用約翰·拉思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的幾句話來求一點暗示。

拉思金說：

‘學者當熟記我們所常用的‘製造’，‘技術’，與‘美術’諸字的真的不同之處。製造 Manufacture 依語原與正確的用法上說，是用手工作——直接或間接，用或不用機器。用手做出來的東西都是製造；

但須是只如機械一般用手做出來，而在工作中不直接受智力的影響的。

其次，技術 Art 是手與智力的協作：譬如做機械的技術，造船的技術，造車的技術等。這些，當稱為技術而不當稱為美術的這些，都是手與頭同時協作的事業。

第三，美術 Fine Art 是手與頭與心協作的事業。
(The Two Paths)

我們平常所用的藝術二字，是包含美術及美術以外以美的追求為生命的各種努力之統稱。拉思金關於美術的說法，是可以應用於藝術一般的。

藝術是手與頭與心協作的事業，沒有比這句話還易明了，也沒有比牠還更正確的。心！這是藝術所特別需要的。我們如果要創作偉大的藝術品，我們要有偉大的心情的努力；我們如果要作一個真的藝術家，我們要有真的心情的偉力。

所以一個真的藝術家當是一種真的心情的偉力之所有者，而且他如要成為偉大，他也必定要養成偉大的心情。這便是真的藝術家與他的修養的

要點。

然而真的藝術家，他的偉大的心情，與其說是表現在他的作品，無甯說是表現在他的生活；而且他的作品每不過是他的生活之糟粕。真的藝術家所以要養成偉大的心情，是爲他的生活，而不是爲他的作品；實在也要有偉大的心情使他的生活偉大，纔能有偉大的心情流貫他的作品。

我在這裏所用的‘偉大’二字，當然不是可以名與利來測量的，一般的人所常用的意思。反之，名與利於藝術家的偉大沒有絲毫的關係，只虛偽的藝術家思借以自重，纔不惜沽名逐勢，苟合取容，甚或依附權貴，諂媚財奴，以賣身取辱。世界誠不少這樣的假的藝術家，甚至有作些好聽的文字，迎合時人，而自吹自唱，與畫些好看的圖畫，愚弄羣盲，而故標高價的，然而這些可憐的人實在不能說是藝術家，最好是各人挾着自己的技術，或去爲人畫招牌，或去爲人作廣告，他們不患沒有他們存在的地方，然而決不能說是藝術的女神之使者。

真的藝術家只是低頭於美，他的信條是美即

眞卽善。他所希求的是永遠，他所努力的是偉大。名利不能動他的心，更不足引他去追逐。歌德低首於王公之前，悲多汶 Beethoven 尙且憤恨，爲一國重臣的歌德或不可厚非，然與直衝皇帝行列的悲多汶相比，則誰爲更偉大的藝術家，似不難立見。

偉大的藝術家莫不嫉視世間的虛僞，然而他們決不是遁世者流。他們反極高興備嘗人生的苦樂。他們的偉大的心情，樂時要比一般的人更歡喜，苦時也要比一般的人更悲痛。他們樂時是爲全人類樂，苦時是爲全人類苦。他們自知是全人類的有意識的一部分，他們以此爲苦，也以此爲樂；他們決不忍獨善其身，棄此徬徨的羊羣而他去。

多少偉大的藝術家傳佈了他們的‘愛’的宗教！他們之中，有的是出於悲憫，有的是別無所爲。前者近於宗教家，後者纔是純粹的藝術家。他們的動機雖或不同，然而同是出自他們的偉大的心情，并且不斷地有心情的偉力支持着。他們是宗教的藝術家，同時他們又是藝術的宗教的傳道者。

然而他們決不是沒入於人生的黑海而隨波逐